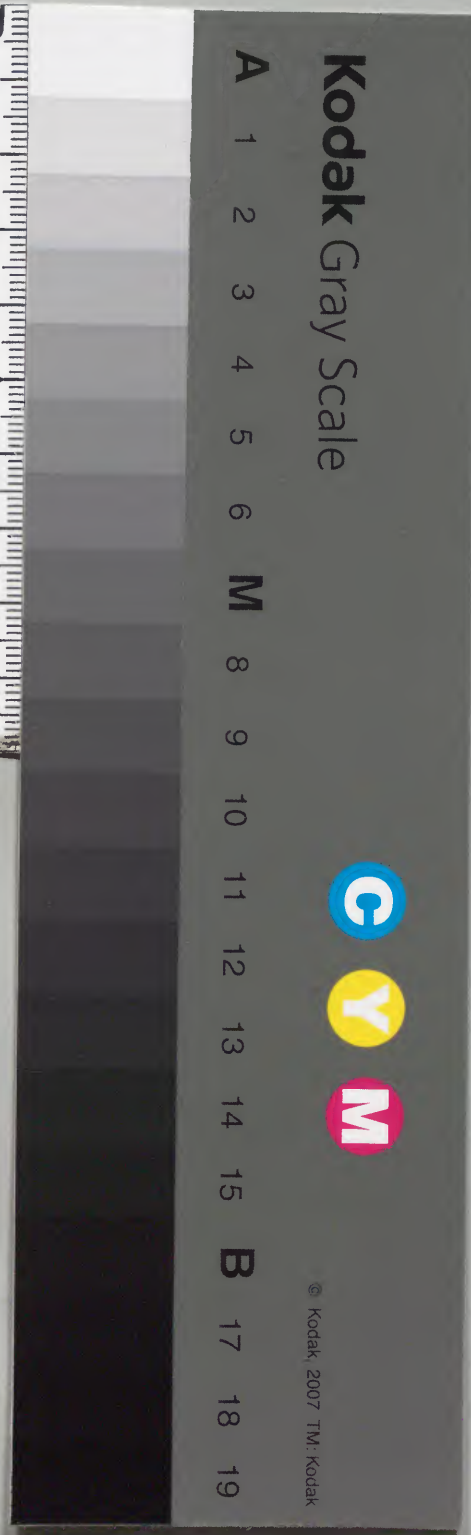


# 唐書

庫 文 閣 內			
三八函	二四冊	二一三〇號	漢書類

庫 文 閣 內			
三八函	二四冊	二一三〇號	漢書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2130	
冊 數	240 (231)		
函 號	282	2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唐書一百一十四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少倜儻不自業為縣捕盜犯法吏笞辱幾死

乃亡命從永平軍稍為牙將大曆中李靈耀據汴州反玄佐乘其

無備襲取宋州有詔以州遂隸其軍節度使李勉即表署刺史德

宗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充宋毫穎節度使時李納叛李洧以徐

州歸納急攻之詔玄佐援洧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饜漕乃

通進國濮州徇濮陽皆下再降其守將遂通濮陽津遷檢校兵部

尚書兼曹濮觀察淄青兗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之反

玄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意

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玄

佐救之希烈走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

統玄佐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入朝復兼涇原四鎮北庭兵



馬副元帥檢校司徒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用汴自李忠臣  
以來士卒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彌甚其後殺帥長大鈔劫狃于利  
而然也玄佐貴毋尚在賢嬖人也常月織絕一端示不忘本數教  
敕玄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  
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按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待下益加  
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  
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  
其權譎類若此初李納遣使至汴玄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  
得其陰謀故納最憚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士朝皆鉅萬  
而士朝私玄佐嬖妾懼事覺醜玄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諡曰壯  
武軍中匿喪俟代帝亦爲隱驗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  
陝虢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瑛以爲便乃拜湊爲節

度使至汴水玄佐柩將遷士謂具禮瑛不許衆皆怒陵晨甲而謀  
起玄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置其衣尊爲留後殺大將曹金岸  
浚儀令李邁醢之唯瑛介獲免士寧乃出貯財分勞吏士介以聞  
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  
解遂以士寧爲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始玄佐養子士幹與士朝  
皆來京師士幹知玄佐死無狀遣奴持刀給爲弔入殺士朝於次  
帝惡其專亦賜士幹死士寧未授詔時私遣人結王武俊劉濟田  
緒等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杯案閒又彊  
烝父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畋獵數日乃還其下厭  
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玄佐同里相善寬厚得士心士寧忌  
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衆二萬畋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  
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



於是分兵閉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獻士寧知衆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惟僮妾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萬榮斬其支附數十人以二十萬緡勞軍詔籍士寧家貲給之拜萬榮兵馬留後於是籍驕兵數百人悉遣西防秋當戍者怨之大校韓惟清張彥琳等請往不許使其子迺將未行彥琳等因其怨誘使反攻萬榮不勝劫運財民貲殺掠數千人而潰惟清奔鄭州彥琳走東都自歸有詔宥死竄惡地殘士奔宋州劉逸淮撫之萬榮悉誅其妻子以故衆不安或呼於市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爲士寧所教萬榮斬之以狀聞故士寧斥置郴州俄進萬榮節度使會病甚以兵屬邠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里閉而署子迺爲司馬出大將李湛張仵伊婁沈等于外欲殺之不果萬榮死是夜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迺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晉代之

吳少誠幽州潞人以世廕爲諸王府戶曹參軍事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事平賜實封戶五十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竒主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留後少誠爲治能儉損完軍實自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苛法而忘所歸及耆長旣物故則壯者習見暴掠恬於搏鬪地少馬乘驟以戰號驟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詈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結衆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間陳許無帥以兵攻臨潁戍將韋清與賊通留後上官浣遣兵三



千救之悉爲賊俘遂圍許州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進討于頔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宦人監軍顯進退互爲異見旣戰小澱河諸道師未交而潰棄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上官浣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逃保澱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澱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潞滑河陽河中兵逃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澱水全義乃斬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兵去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給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劔南韋臯上言以爲不如擇重臣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攘翦元愍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益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順宗卽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而吳少陽代之

少陽者滄洲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傳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職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猜忍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爲治尚寬易舉軍附賴少誠



病亟家奴單于熊兒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子元慶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詔遂王爲節度使以少陽領留後居三年進拜節度使少陽不立繇役籍隨日賦歛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寔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太醫往視卽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山首燕領垂頤鼻長六寸始仕試協律郎攝蔡州刺史有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騎三千由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播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嶠領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先是其屬蘇兆楊元卿侯惟清嘗勸少陽入朝或言其有異志元濟縊兆歸其屍而囚惟清帝以二人者皆死故贈惟清兵部尚書兆尚書右僕射時元卿奏事在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淮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隨在所繫之少陽死四十日帝不爲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爲少陽輟朝遣使弔賻贈尚書右僕射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閒剽係千餘里關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而還乃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華爲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渾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旣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爲賊襲敗



于磁丘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乃拔霍丘屠馬塘  
通嬰城不敢出詔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  
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趙昌凌朝江董  
重質李祐李憲王覽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戰抗王師有  
少誠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開韓弘知而不肯  
禁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史蒧岡馘覽首光顏又大破  
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澗河敗之夷其屯湮天子責綬失  
律更以韓弘兼都統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十一年諸軍大合  
光顏壁掌河文通敗賊於固始拔鋤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  
焚其壁次鐵城賊僞奔霞寓窮追伏發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  
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寓  
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枚夜出九女原屠保壁  
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屯邏數百人降者萬餘執兩將光  
顏敗鄆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  
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  
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布御史中  
丞公武御史大夫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貶霞寓以袁滋代  
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鄧隋節度使元濟食盡士卒食菱  
芡魚鼈皆竭至斲草根以給者民苦飢相與四潰元濟亦啻其食  
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僑置鄆城吳房於行營以綏新附愬引  
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琳皆賊票健者賊帥張  
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鄆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伯良奔  
還蔡曹華取青陵城斷鄆歸路賊將鄧懷金懼卽送款光顏受之  
愬又襲破朗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



外失秀琳等因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  
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與橋得守將李祐不殺  
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  
未嘗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頔以是兵驕無所憚內恃岐凌重  
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霞寓滋等諸將  
乃用命詔起沙陀裨騎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  
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度  
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聞遣士人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  
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  
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擣縣瓠賊成禽矣愬然之以精騎  
夜襲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洄曲不虞師之  
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  
會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卽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  
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執元濟舉族傳之  
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群臣稱賀以元濟  
獻廟社徇于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没人掖庭二弟三  
男子流江陵皆殺之斬其屬官劉協庶趙曄王仁清等十餘人度  
還以馬總爲留後俄拜節度使柝潞州隸陳許始度之出太子右  
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卽命愈爲平淮西碑其文曰天  
以唐克尚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  
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  
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  
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蕞莠不蕪相臣將臣文恬  
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群臣朝乃考圖數



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  
于郊廟群臣震懾走職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  
遂定易定致魏博具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  
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  
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  
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它等因撫  
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利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  
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  
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  
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  
成陝益鳳翔鄜延寧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  
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  
西徐泗五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  
汝帥唐鄧隋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  
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  
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  
士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  
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天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  
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祀無用樂顏胤武合  
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  
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  
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  
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  
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



唐書一百十四  
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  
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  
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  
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  
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  
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  
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  
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  
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  
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  
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  
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  
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謹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隣陰  
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  
不聞與神爲謀及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救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  
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兵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時曲  
軍士益盡旣窮凌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及秋復  
屯相梁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  
於槽式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畱  
者頓頌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  
誅止其魁釋于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媼女迎門笑語蔡  
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  
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眠而起左食右粥爲之擇  
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



蓋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疆不支汝弱奚恃其吉而長而父而兄奔走來階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心詔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宅米粟帝迹董重質教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死故貶春州司戶參軍凌朝江播州司戶參軍是歲中蔡州始輸貢物戶部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祐字慶之後擢夏綏銀有節度使徙涇原討

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資金幣與功臣等擢累左右神策劔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帥夏綏銀有訓兵有法羌戎畏服終右龍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教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爲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焉悟破滕鏞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韋夏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後從擊毬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語觸師古不懼師古奇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媼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爲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爲用軍中刁斗不鳴田弘正兵



屯陽穀悟徙營潭趙魏師踰河取盧縣壁阿井城中飛語以謂馮  
利涉與悟當爲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  
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兵成敗未可知  
殺大將孰肯爲用師道然之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  
輩來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  
以情告悟乃斬使者召諸將議曰魏恃兵彊出則敗不出則死且  
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屬爲驅迫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鄆立大功  
轉危亡爲富貴乎衆皆唯唯而別將趙垂棘沮其行悟因殺之并  
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衆畏伏下令曰人鄆人賞錢十萬聽復私  
怨財蓄忿取之唯完軍帑違者斬因遣報弘正使進兵潭趙悟夜  
半薄西門遂明啓而入殺師道并大將魏統等數十人卽拜悟義  
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戶五百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  
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  
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  
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下亂法  
悟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  
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  
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  
空字少選當定卽攜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  
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彊列其冤  
累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寶曆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  
屯琉璃陂悟惶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  
卒贈太尉表其子從諫嗣從諫母微賤少狡獪師道時使悟出屯  
署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其陰密事



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留後持金幣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奏言悟匿死衆不必同亂從諫威惠未著若詔比鎮大將領節度馳入軍笮其未備使軍情有屬謀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爲請敬宗乃以晉王爲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起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晉王帝所愛從諫饋獻相望未幾拜節度使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進檢校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封沛國公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兄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覃李石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劾奏蕭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怒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性奢侈居室與馬無遠略善貿易之筭徙長子道入潞歲權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收緝十萬買人子獻口馬金幣卽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沓貪責子貸錢吏不應命卽愬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高九尺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渥愈憂惑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贈太傅初大將李萬江者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紇道太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建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隸軍者四十八人從諫徙山東懼其重遷且生



變而子弟亦豪縱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餘家  
姬妾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從子稹父從素仕右驍衛將  
軍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誼劉武  
德劉守義等佐稹祕不發喪協謀遣將姜岑請醫於朝中人與醫  
至時從諫死已再旬稹曰公困革不任受詔稹請代拜中人曰卧  
而視可也辭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戶之中人  
恐有變趨出貺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爲知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  
衆懼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門不得前諸將乃詣  
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懦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  
稹爲裏絕巾曰毋更欲殺救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怒前  
使者不入謫隸恭陵稹所遣姜岑梁叔文梁叔明三輩皆杖死京  
兆府詔從素書敕稹護喪還東都詔以不奉詔詔群臣議李德裕建

言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  
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萬善河東劉  
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  
臨洛略任堯山向城河中陳夷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營  
天井關爲賊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  
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  
營陳許士粟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兵犯  
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稹然之故茂卿失望乃與宰通卽  
僞挑戰亟北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諜言於  
宰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悵悵稹聞其貳  
召誅之宰進破劉公直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河  
東稹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崔碣表請絹



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賊境上令石答書許稹面  
 縛石馳往受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諸  
 將建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  
 良佺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將死命  
 稹無答辱群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  
 闕志府中財債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溪  
 并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  
 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下其家以輸貲不時為溪所囚問以為言  
 溪大怒問因殺溪與刺史崔嘏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洛州  
 給士幣布一端稹傲代歲稟釗謂眾曰庫物尚多欲發以為賞可  
 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德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  
 等以次降成德元遠以久為賊守殺之稹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  
 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可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酣即斬首悉  
 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泐  
 陳揚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  
 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函稹首送王宰獻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  
 門受之劉公直亦降於宰石雄以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雄  
 銜怒稹之死誼斥從諫妻伏夾室收其貲私於已建大廡日望旌  
 節宰相德裕建言稹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憾乃圖稹邀榮不誅  
 無以懲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  
 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雄率兵如數  
 以入雄至潞縛誼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  
 董可武等送京師並殊死杖崔士康殺之白惟信者潞梟將數與  
 雄戰懼不敢降自武鄉殺都將康良佺欲降盧鈞雄遣人召降惟



信殺之卒降鈞有詔從諫且死乃署獲軍事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發視面如生目尚開雄三斬之仇人剔其骨幾盡誼者兗州人兄岌事悟爲牙將常樂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爲都頭異姓河北謂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寔過二丈不利誼以岌假刺史穿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及岌三子同誅張谷張汾陳揚庭皆有文時時言古今成敗以佐從諫故善遇此三人谷納邯鄲人李巖女爲侍人號新聲當從諫潛圖窺脅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顛覆皆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三月畏言泄縊之李仲京訓之兄爲蕭洪府判官擢監察御史王渥璠之子王羽涯族孫韓茂章茂實約之子賈庠餽子郭台行餘子甘露難作皆羸服奔從諫從諫衣食之甄戈者頗任俠從諫厚給郵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成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爲逆旅上謁留飲三日乘閒斬其首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號僞荆卿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欲貸其死刑部侍郎劉三復執不可於是賜死以尸還問裴父敞冕之裔辟悟府悟奇之故爲從諫納其女裴年十五火光起桂下家人以爲怪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寬厚有謀每勸從諫入朝爲子孫計從諫有妾韋願封夫人許之詔至裴怒毀詔不與從諫它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淄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開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自黜削求洗濯欲以婢爲夫



人族不日滅耳從諫赧然止及韋至京師乃言李丕降裴會大將妻號哭曰爲我語若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託諸嬪亦泣下故潞諸將叛益堅由是及禍初術者李琢能言禍福從諫以重弊邀辟署大將會昌初謂從諫曰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今鎮復至當有災從諫卽徙軍山東開毬場鑿柳泉大興役以厭及病有言琢所興造皆逆歲疑有異謀使積數其罪殺之府中恟恟俄而李丕降有李佐之者兼孫也累調河南尉號彊直嘗客潞爲從諫所禮留不得去遂署觀察府支使因娶其從祖妹從諫薄疎屬資賧寒闕佐之亦薄之不甚答從諫病佐之力諷使還東都從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恊等恐佐之妻母有所關說卽輦母歸東都會佐之奴告佐之交通賓客漏軍中虛實積囚之妻訴不見禮積遂殺之武鄉令唐漢賓儉裔孫以積拒命固諫歸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恣橫假言求長生術不與事從諫使歸東都師晦懼爲谷揚庭等所譖請居涉從諫不之疑積敗有爲帝言者擢伊闕令而贈薛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贈漢賓本縣令先時河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冊贈次近臣宣慰度軍便宜乃與節軍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能定故警將逆子皆得爲之備積初不意帝怒卽見討及茂元錄詔示積舉族號慟欲自歸而愚懦不決云自悟至積三世凡二十六年李丕者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將及積沮命軍中疾其才丕懼乞爲游奕深入以圖營壁處遂自歸議者疑爲賊遣德裕奏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當賞以勸餘帝召見擢忻州刺史丕請取榆社東徑武安入討賊雖邢洛未下而兵不得救路不聽楊弁亂遣人誘丕丕斬之以兵扼走集德裕言于帝曰度支



戶部物積代州今不塞其路賊破矣乃趣不討弁兵未至而弁已禽遷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拜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党項叛徙鄜坊卒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唐中葉姦雄圖睨而奮舉魏趙燕之地莽為盜區挈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復昏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暝以奪厥明寧蕭俛崔植等謂耶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唐書二百一十五上  
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與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劉昫以為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為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主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

亦審魯元不能止趙主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



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毋執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治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臣莫之恥也魏晉羗狄居塞垣資奉踰晉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齋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

夷歲驕華夏日感方其疆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疆則內攻中國爲羗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旣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織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太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食肉而縱其獫噬也華人步卒利



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祐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大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人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鄭渠漑田四萬頃白渠漑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漑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一斛歲少四五百斛地利耗人力散欲

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卽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晏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綿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剝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



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  
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  
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虜  
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一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  
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  
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收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  
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  
尋之戰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  
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臯鑿  
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人貢擇子弟習書筭於成都業成而去  
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雋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  
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  
苦於重征者亦欲啟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  
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  
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雋三州  
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  
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  
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  
厥吐蕃迴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  
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  
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  
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  
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閭洪達曰頡利發曰達于



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負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  
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  
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  
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偪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  
疆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使  
特勒康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  
多橫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  
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  
城門無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  
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  
帝爲發哀長樂門詔羣臣卽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  
于什鉢苾幼不克立以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是  
爲處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  
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  
道於竇建德所因立正道爲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  
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秦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  
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  
儉特勒助屯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  
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  
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夜羣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  
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與射設陋弱棄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  
爲頡利可汗

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



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  
城附虜歆并說還五原地皆見德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  
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  
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  
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  
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  
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  
倚文兄餘資兵銳馬多營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  
書辭悖慢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貨贈資不貲然  
而不厭無生之求也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  
王李大恩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璿左驍  
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當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  
管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  
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贖魚膠給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  
其使特勒熱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飢馬邑可圖也詔  
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  
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没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  
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  
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十分數千騎轉掠  
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  
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狙其歸并州總管  
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馮史蕭顛獻俘  
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  
馬橐它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



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涇幽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幽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係騷然數為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之初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幽州可汗萬騎奄至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為深入我秦王也故來自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邪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忌即遣使者來曰王毋苦我固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夾畢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為昆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命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為中國患未聞周漢為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會甚雨弓矢皆弛惡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立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復置之以練卒蒐



騎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蘭暮戰新城暮敗績於是張瑾  
兵屯石嶺季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  
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  
滅之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救瑾未至屯虜已踰石  
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  
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溫彥博陷于賊鄆州都督張德  
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  
并州數縣入蘭鄯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  
楊屯擊之且發七屯大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  
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祥隴渭間平道將軍柴詔  
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  
請和不恥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

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  
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  
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  
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彊耶今我當先戮爾  
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  
省乃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  
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  
而衆軍至旗鏗光明部隊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卽麾軍却  
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  
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  
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  
吾地旣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



曰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蕭  
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旣而虜自退其策奈何  
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  
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敕長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  
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耳然我新卽位爲國者要  
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修德與我爲怨其  
可當耶今仆械卷鎧啗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  
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  
於我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  
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饑  
懼王師乘其敝卽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  
代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旣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  
以取之耶須其無禮於我乃伐之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  
救帝曰朕與頡利盟又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  
書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  
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壁太原經略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  
長城發民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  
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  
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媮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  
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鄣塞乎突  
厥俗素質略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  
諸胡斥遠宗族不用與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冒沓數翻覆不  
信號令無常歲大饑哀歛苛重諸部愈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



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  
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雷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  
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  
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  
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討  
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郁射設蔭奈特勒帥所位來  
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群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  
厥詭而臣之朕常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  
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  
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蜜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  
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  
思隋今反側旣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  
令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  
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  
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設蘇  
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頡利至京  
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  
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鏃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  
一也與我隣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民  
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  
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稟食之思結俟斤  
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設奔高昌旣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  
臣突厥舉七城以獻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癘疫長城  
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爲瘞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沒



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室處常設  
穹廬廷中久鬱鬱不自慘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  
之以虢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授右  
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啟民失國隋文帝不愆粟帛與士衆  
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疆則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背  
德忘義致然耶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旣舍京師諸婦得歸供羅  
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歎曰天稟仁  
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諡曰荒  
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家滿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  
頡利母婆施之媵臣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  
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  
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啟民可汗弟也始畢  
以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姿雄赳以仁惠御下人  
多歸之頡利政亂其部獨不貳突利降頡利以爲小可汗頡利已  
敗乃舉衆來漠南地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  
云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詔  
議所宜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  
內充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  
漠北遂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  
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  
猜若內充豫則乖本性非函育之道祕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  
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卽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  
弱則伏疆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  
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



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之卹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主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人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

突利初爲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爲妻頡利之立用次第爲延陀設主延陀部步利設主雪部統特勒至胡部斛特勒至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歛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雪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囚捶之久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從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爲國者勞已以憂人則系祚長役人以奉已則亡今突厥喪亂由可汗不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輟膳以賜之拜



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爲都督太宗敕曰而祖啟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畢反爲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鑒前敗也我欲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爲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年二十九帝爲舉哀亦詔文本其墓子賀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謂其黨曰我聞晉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是夕大風冥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漏卽射中營譟而殺人衛士等共擊之乃走殺廐人盜馬欲度渭微邏禽斬之赦賀邏鶻投嶺外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

思摩頡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設始啓民奔隋積北諸部奉思摩爲可汗啓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開敏善占對始畢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爲夾畢特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嘉其誠封和順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太宗以爲忠授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王及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伐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命在前長於突厥舉積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爲置酒引思摩前曰蔣一草一木見其滋廡以爲喜況我養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乎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舊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



言破亡之餘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世事唐以報厚德於是  
趙郡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塲河上拜受冊賜鼓纛  
又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  
爲右賢王相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亡度磧勒兵以待  
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詔母相侵謹頓首奉詔然突厥亂翻覆  
其未亡時殺中國人如麻陛下滅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爲奴婢以  
償唐人乃養之如子而結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後有亂請終  
爲陛下誅之十五年思摩帥衆十餘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始度  
河牙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  
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爲落長實望世世爲國一犬  
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係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  
得其衆下多攜背思摩慙因入朝願留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  
伐遼中流矢帝爲吮血其顧厚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  
都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爲刊其勞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從  
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使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思摩旣不能國  
殘衆稍稍南度河分處勝夏二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  
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爲君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  
遷善有隋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聞突厥之亡內河南  
以振贍之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矣朕策五十年中國  
無突厥患思摩衆旣南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  
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爲小可汗頡利敗諸  
部欲共君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乃往歸焉其爲人沈果有智數  
衆頗便附延陀畏逼將殺之乃率所部遯去騎數千尾追不勝竄



金山之北三垂斗絕惟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卽據之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距長安萬里西葛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時時出掠延陀人畜延陀後衰車鼻勢益張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特勒獻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郎將韓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意華謀與葛邏祿共劫之車鼻覺華與車鼻子陟苾特勒鬪死調遮被殺帝怒遣右驍衛郎將高保發回紇僕骨兵擊之其大酋長歌邏祿泥孰闕俟利發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以次降保師攻阿息山部落不肯戰車鼻攜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獻京師高宗責曰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陀破爾遯亡不忠也而罪當死然朕見先帝所獲酋長必有之今原而死乃釋縛數俘社廟又見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處其衆鬱督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羯漫陀泣諫車鼻請歸國不聽乃遣子庵鑠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建新黎州使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爲封疆臣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國等八州卽擢領酋爲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卽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傳奉職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匐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乃以鴻



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右千牛  
衛將軍李景嘉討之恃勝不設備會雨雪士戰寒反爲虜襲大敗  
殺略萬餘人大智等收餘卒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流桂州餘坐  
免官更拜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  
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士無慮三十  
萬捕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  
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孰匄以首降禽溫傳  
奉職以還餘衆保狼山始虜未叛鳴鷄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  
雀者南飛胡必至比春還悉墮夏間率無首泥孰果亡狼山衆  
掠雲州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逐出之永隆中溫傳  
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爲可汗諸部嚮應明年  
遂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爲大總管以右武衛將軍曹懷舜幽州  
都督李文暕副之謀者紿言伏念溫傳保黑沙饑甚可輕騎取也  
懷舜獨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部降之引還  
至長城遇溫傳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陘口縱反間故伏  
念溫傳相貳因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日  
爲伏念所破棄軍奔雲中士爲虜所乘死不可筭皆南首仆懷舜  
殺牲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金牙山以輕騎將  
襲懷舜會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比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  
行儉縱單于鎮兵躡之伏念意王師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  
不得戰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溫傳降行儉虜之送京師斬東市  
永淳元年骨咄祿又反

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伏念  
敗乃嘯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彊



大乃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殺咄悉訶爲葉護時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爲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論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卽降骨咄祿與爲謀遂以爲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又攻媯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嗣聖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左王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將擊賊總材山至忻州與賊遇鏖戰不利死者五千人更以天官尚書韋待價爲燕然道大總管討之明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復入朔州地常之與戰黃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遯過磧右監門衛中郎將襲寶壁當追意虜卽破欲幸取功乃募謀出塞二千里間虜無備趨襲之將至漏言于軍虜得整衆出皆死戰大敗寶壁跳還舉軍沒武后怒誅寶壁改骨咄祿曰不卒祿俄而元珍攻突騎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祿死其子幼不得立

默啜自立爲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后以薛懷義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內史李昭德爲行軍長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爲司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明鳳門道總管王孝傑威化道總管李多祚豐安道總管陳令英瀚海道總管田揚名等凡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蕃步騎擊之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備邊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可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以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卽部冊拜遷善可汗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松漠部落盡得李萬榮妻子輜重酋長崩潰后美其功復詔知微持節冊默啜爲特進頡跌利



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縱殺略爲屯將  
所敗又遣使者謝請爲后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  
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  
又請粟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嶠亦  
言不可默啜怨爲慢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道於是納言姚璿等  
建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繇是突厥遂彊詔淮陽王武延  
秀聘其女爲妃詔知微攝春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鸞莊持節護送  
默啜猥曰我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我世附唐今聞  
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卽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  
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岳則以兵五  
千降虜入圍媯檀后詔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  
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  
東道總管兵凡三十萬擊之右羽林大將軍閻敬容李多祚爲天  
兵西道後軍總管兵亦十五萬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殺刺  
史孫彥高焚廬舍鄉聚爲空后怒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更號曰  
斬啜虜圍趙州長史唐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獻進攻相州詔沙  
吒忠義爲河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爲後軍總管將軍囑夷公福  
富順爲奇兵總管擊虜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行軍大元  
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文昌右丞宋玄爽爲長史左肅政臺御史  
中丞霍獻可爲司馬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爲監軍使將軍扶  
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未行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  
萬悉阮之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幣子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  
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  
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復立咄悉匄爲



左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察皆統兵二萬子匍俱爲小可汗位兩  
察上典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戍兵不得休  
乃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爲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副之按  
屯以待又徙元忠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備虜默啜隴右牧馬萬  
匹去俄復盜邊詔安北大都護相王爲天兵道大元帥率并州長  
史武攸宜夏州都督薛訥與元忠擊虜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鹽  
夏掠羊馬十萬攻石嶺遂圍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爲持節山  
東防禦大使節度滄瀛幽易恒定媯檀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  
督張仁亶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之兵與季昶犄角又以相王爲  
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虜人代忻仍殺略長安三年  
遣使者莫賀達干請進女女皇太子后使平恩郡王重俊義興  
郡王重明盛服立諸朝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許  
婚後渥禮其使中宗始卽位入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大總管沙吒  
忠義與戰不勝死者幾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絕昏聘  
斬默啜者王以國官諸衛大將軍默啜殺我行人鴻臚卿臧思言  
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爲朔方道大總管屯邊明年始築三受  
降城於河外部絕寇路久之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請和親  
詔取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與  
奚戰冷陁爲奚所執獻諸默啜殺之更以邢部尚書郭元振  
代休璟玄宗立絕和親默啜乃遣子楊我支特勒入宿衛固求昏  
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下書諭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引  
同俄特勒火拔頡利發石失畢精騎攻北廷都護郭虔瓘擊之斬  
同俄城下虜奔解火拔不敢歸攜妻子來奔拜左武衛大將軍燕  
山郡王號其妻爲金山公主賜資優縟楊我支死詔宗親三等以



上弔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初景雲中默啜西滅娑  
葛遂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畔十姓左  
五咄陸右五弩失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  
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匄鷄玄池都督蹋實力胡鼻率衆  
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以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軍大  
總管節度赤水建康河源等軍屯涼州以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  
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總管節度和戎大武并州之北等  
軍屯并州以長史王峻副之撫新附檢鈔暴默啜屢擊葛邏祿等  
詔在所都護總管掎角應援虜勢寢削其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  
與跌跌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鶻屈頡斤  
悉悉頡力高麗大酋高拱毅合萬餘帳相踵款邊詔內之河南引  
拜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郡王思太特進右衛大將軍兼跌跌都  
督樓煩郡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雲中郡公鶻屈頡斤左驍  
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悉悉頡力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鴈門郡  
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刺史平城郡公將軍皆負外置賜各有  
差默啜討九姓戰積北九姓潰人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悉官  
之拜薛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  
佐之備邊詔金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等共圖取默啜班賞格賜  
物諭之默啜又討九姓拔野古戰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輕歸  
不爲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衆突出擊默啜斬之乃與入蕃使郝  
靈佺傳首京師骨咄祿子闕特勒合故部攻殺小可汗及宗族略  
盡立其兄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歲豐禾



盡立其民熱棘垂為州城百千老愈昏暴部落怨呼十姓左  
靈劍舞首京相骨脚蘇千關許博合為將文孫小瓦瓦宗恭細  
不為辭後大林中封與國發眾突出舉熱刺博之八與大恭蘇  
必請之無翅文精武拔於裡古輝樂而於裡古大頭熱刺博  
武之辭發請金山大與劍山文武皆善共圖報烈與賞蘇顯  
之拜請暗使衣前奔軍失懸管大對唧呂武蘇與陳史林實容  
差想翅情火拔輝蘇非火拔黃人畜管取思蘇等將來判帝悉官  
公無幾至於軍蕭張軍乘陳史平熱濕公殺軍管負快置顯各首  
蕭洪軍乘陳史劍山縣公悉悉爾八武左蕭洪軍乘陳史黑門縣  
晉熱刺博公進武左左蕭洪軍乘陳史黑門縣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唐書二百十五下

毗伽可汗熱棘連本謂小殺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已功讓於闕特  
勒特勒不敢受遂嗣位實開元四年以特勒為左賢王專制其兵  
初默啜死闕特勒盡殺其用事臣惟噉欲谷者以女婆匄為默棘  
連可敦獨免廢歸其部後突騎施蘇祿自為可汗突厥部種多貳  
默棘連乃召噉欲谷與謀國年七十餘眾尊畏之俄而跌跌思太  
等自河曲歸之始降戶之南也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斂其兵戎  
人怨怒及姜晦為巡邊使遮訴禁弓矢無以射獵為生晦悉還之  
乃共擊張知運禽之將送突厥朔方行軍總管薛訥將軍郭知運  
追之眾潰釋知運去思太等分為二隊北走王峻又破其左隊默  
棘連既得降胡欲南盜塞噉欲谷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未  
有間且我兵新集不可動也默棘連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廟噉欲

唐書二百十五下



谷曰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彊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若城而居戰一敗必爲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彊術默棘連當其策卽遣使者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乃以拔悉蜜右驍衛大將軍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啜堅昆都督右武衛大將軍骨篤祿毗伽可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勒左威衛將軍右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畢等蕃漢士悉發凡三十萬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總管王駿統之期八年秋並集稽落水使拔悉蜜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連默棘連大恐噉欲谷曰拔悉蜜在北廷與二蕃相距遠必不合駿與張嘉貞有隙必相執異亦必不能來卽皆能來我當前三日悉衆北徙彼糧竭自去拔悉蜜輕而好利當先至擊之可取也俄而拔悉蜜果引衆逼突厥牙知駿等不至乃引卻突厥欲擊之噉欲谷曰兵千里遠出土殊死鬪鋒不可當也不如躡之邀近而取之距北廷三百里乃分兵由它道襲拔其城卽急擊拔悉蜜衆走趨北廷無所歸悉禽之還出赤亭掠涼州都督楊敬述使官屬盧公利元澄等勒兵討捕噉欲谷曰敬述若城守當與和如兵出吾且決戰必有功澄令于軍曰羸臂持滿外注會大寒裂膚士手不能張弓矢由是大敗元澄走敬述坐以白衣檢校涼州事突厥遂大振盡有默啜餘衆明年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許之又連歲遣使獻方物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廷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闕特勒善戰噉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勸流也三虜方



協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光廷卽請以使召其大臣  
入衛乃遣鴻臚卿袁振往諭帝意默棘連置酒與可敦闕特勒噉  
欲谷坐帳中謂振曰吐蕃大出也唐與爲婚奚契丹我奴而役也  
亦尚主獨突厥前後請不許云何振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婚可  
乎默棘連曰不然二蕃皆賜姓而得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  
帝女我不敢有所擇但屢請不得爲諸國笑振許爲請默棘連遣  
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  
矢會兔起帝馬前帝一發斃之頡利發奉兔頭首賀曰陛下神武  
超絕若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飢欲食乎對曰仰觀弧  
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爲飽因令仗內馳射扈封畢厚宴賜遣之  
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約與連和鈔邊  
默棘連不敢從封上其書天子嘉之引使者梅錄噉宴紫宸殿詔  
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十萬十九年闕特勒死使金吾  
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璽詔弔祭帝爲刻辭于碑仍立廟  
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爲未嘗有  
默棘連視之必悲梗默棘連請婚旣勤帝許可於是遣哥解栗必  
來謝請婚期俄爲梅錄噉所毒忍死殺梅錄噉夷其種乃卒帝爲  
發哀詔宗正卿李佺弔祭因立廟詔史官李融文其碑國人共立  
其子爲伊然可汗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使三人朝其弟嗣立  
是爲苾伽骨咄祿可汗使右金吾衛將軍李質持冊爲登利可汗  
明年遣使伊難如朝正月獻方物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  
月願以萬壽獻天子云可汗幼其母婆訶與小臣飢斯達于亂遂  
預政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士之精勁皆屬  
可汗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卽攻登利可汗殺之左殺者



判闕特勒也遂立毗伽可汗子俄爲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旋又殺之葉護乃自爲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竝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蜜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帝使使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不與拔悉蜜等三部共攻烏蘇米施遁亾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爲懷恩王三載拔悉蜜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勒隴匄立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蜜酋爲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達干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匄可敦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爲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密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東卽突厥西雷蕪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北八日行得北廷與都陸努失畢歌邏祿處月處蜜伊吾諸種雜其風俗大抵突厥也言語少異初東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可汗佗鉢死先令戒其子菴羅必立大邏便國人以其母賤不肯立而卒立菴羅菴羅後以讓木杆兄子攝圖是爲沙鉢略



可汗而大邏便別爲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略襲擊之殺其母  
阿波西走達頭當是時達頭爲西面可汗卽授阿波兵十萬使與  
東突厥戰而阿波竟爲沙鉢略所禽及啓民可汗時達頭可汗歲  
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啓民故達頭敗奔吐谷渾始阿波旣禽國人  
立鞅素特勒子是爲泥利可汗達頭之奔泥利亦敗及死其子達  
漫立是爲泥擲處羅可汗政苛察多忌大業中從煬帝征高麗賜  
號曷薩那可汗妻以宗女畱其弟闕達度設畜牧於會寧郡卽自  
稱闕可汗江都亂曷薩那從宇文化及至黎陽遁歸長安高祖降  
榻與其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帝不受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  
是無用也闕可汗有馬三千武德元年内屬賜號吐烏過拔闕可  
汗與李軌連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俄與瓊合共擊軌  
兵不勝走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輔車爲軌所滅初曷薩那朝隋  
國人皆不欲旣被畱不遣乃共立達頭孫號射匱可汗建廷龜茲  
北之三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與東突厥亢射匱死其弟統  
葉護嗣是爲統葉護可汗

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因并鐵勒下波斯罽賓控弦數十  
萬徙廷石國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而命一吐  
屯監統以督賦入明年射匱使使來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帝  
不許羣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爲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我  
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戕之不宣也  
射匱亦連年係貢條支巨耶師子革等帝厚申撫結約與并力討  
東突厥統葉護可汗請期頡利大懼乃與和約毋相伐也統葉護  
可汗來請昏帝與羣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昏乎  
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攻請聽昏以怖北狄待我旣



定而後圖之帝乃許昏詔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可汗喜遣  
真珠統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會東  
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澀又頡利遣謂曰若迎唐公主必假我道我  
且畱之統葉護可汗病之未克昏方負其強不以恩結下衆怨多  
叛去其諸父莫賀咄殺之帝欲齎玉帛焚祭其國會亂不果至莫  
賀咄立是爲屈利俟毗可汗遣使者來獻俟毗可汗初分統突厥  
爲小可汗旣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自推泥孰莫賀設爲  
可汗泥孰辭不受會統葉護可汗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亂亾在  
康居泥孰迎立之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俟毗可汗分王其  
國爭鬪不解各遣使朝獻太宗追憐曷薩那死非罪爲贈上柱國  
其禮以葬貞觀四年俟毗可汗請昏不許詔曰突厥方亂君臣未  
定何遽昏爲各救其部毋相侵由是西域諸國悉叛之國大虛耗

衆悉附肆葉護可汗雖俟毗之部亦稍稍去其以兵擊俟毗俟毗  
走保金山爲泥孰所殺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已立卽北討  
鐵勒薛延陀爲延陀所敗性猜復狹於統下小可汗乙利者於國  
最有功肆葉護聽讒種夷之衆皆沮駭又忌泥孰陰圖殺之泥孰  
亾入焉耆未幾沒單達干與弩失畢部諸豪謀執廢肆葉護葉護  
輕騎走康居憂死國人迎泥孰於焉耆立之是爲咄陸可汗可汗  
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者武德時來朝太宗與之盟約爲昆弟死  
而泥孰代之或曰伽那設旣立遣使詣闕不敢當可汗號帝詔鴻  
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號吞阿婁拔利鄰咄陸可汗賜鼓纛段綵  
巨萬泥孰遣使謝它日太上皇宴使者兩儀殿謂長孫無忌曰今  
蠻夷率服古亦有乎無忌上千萬歲壽太上皇喜以酒屬帝帝頓  
首謝亦奉觴上太上皇壽咄陸可汗死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



唃唃利失可汗歲三遣使奉方物遂請昏帝慰而不俞可汗分其國  
爲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爲左右左五  
咄陸部置五大噉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  
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然不爲衆悅賴其部統  
吐屯以兵襲之唃唃利失率左右戰統吐屯不勝去唃唃利失與其弟  
步利設奔焉耆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召國人謀立欲谷設爲  
大可汗以唃唃利失爲小可汗會統吐屯被殺欲谷設又爲其俟斤  
所破唃唃利失乃復得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  
汗而與唃唃利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部河以西受  
令於咄陸其東唃唃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咄陸可汗  
建廷鐵曷山西謂之北廷駁馬結骨諸國悉附臣之陰與唃唃利失  
部吐屯俟列發以兵攻唃唃利失唃唃利失援窮奔拔汗那而死國人  
立其子是爲乙屈利失乙毗可汗踰年死弩失畢大酋迎伽那設  
之子畢賀咄葉護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太宗詔左領  
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賜鼓纛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廷東薄  
伊列河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隸屬是  
時咄陸兵寢盛與沙鉢羅葉護數交戰會二可汗使者皆來帝敕  
以敦睦令各罷兵咄陸不肯聽遣石國吐屯攻葉護可汗殺之并  
其國弩失畢不服叛去咄陸又擊吐火羅取之乃入寇伊州安西  
都護郭孝恪以輕騎二千自烏骨狙擊敗之咄陸以處月處蜜兵  
圍天山而不克孝恪追北拔處月俟斤之城抵遏索山斬千餘級  
降處蜜部而歸咄陸可汗性很傲畱使者元孝友等不遣安曰我  
聞唐天子才武我今討康居爾視我與天子等否遂與其攻康居  
道米國卽襲破之係虜其人取貨口不以與下其將泥孰噉怒奪



唐書二百十五下  
取之咄陸斬以徇泥孰暖之將胡祿屋舉兵襲咄陸可汗多殺士  
國大亂將歸保吐火羅大臣勸其返國不從率衆去度葉水及石  
國左右亾去略盡乃保可賀敦城自輕出招叛亾阿悉吉闕俟斤  
逆擊之咄陸敗襲取白水胡城以居弩失畢不欲咄陸爲可汗遣  
使者至闕下請所立帝遣通事舍人溫無隱持璽詔與國大臣擇  
突厥可汗子孫賢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爲乙  
毗射匱可汗

乙毗射匱旣立改館使者悉還之長安使弩失畢將兵攻白水胡  
城咄陸勒兵自城出鳴鼓角薄鬪弩失畢不能軍殺獲甚多咄陸  
因其勝招徠舊部皆曰戰千人存一人我猶不從也咄陸自知衆  
怨乃走吐火羅乙毗射匱遣使貢方物且請昏帝令割龜茲于闐  
疏勒朱俱波葱嶺五國爲聘禮不克昏於是阿史那賀魯反盡得

可汗部落

賀魯者室點蜜可汗五世孫曳步利設射匱特勒劫越子也始阿  
史那步真來歸國咄陸可汗以賀魯爲葉護代步真居多邏斯川  
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片處蜜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  
咄陸之走吐火羅也乙毗射匱以兵迫逐賀魯無常居部多散亾  
有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三種者以賀魯無罪往請可汗可汗怒欲  
誅執舍地等三種乃舉所部數千帳與賀魯皆內屬帝優撫之會  
討龜茲請先馳爲鄉導詔授崑丘道行軍總管宴嘉壽殿厚賜予  
解衣衣之擢累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處其部於廷州莫賀城密  
招攜散廬幕益衆方帝崩卽謀取西廷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  
宗遣通事舍人喬寶明馳撫因令賀魯遣子啞運入宿衛啞運中  
悔劫於勢不得去拜右驍衛中郎將帝遣還啞運卽勸賀魯引而



西取咄陸可汗故地建牙於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遂統咄陸弩  
失畢十姓咄陸有五噉曰處木昆律噉胡祿屋闕噉攝舍提噉噉  
突騎施賀邏施噉鼠尼施處半噉弩失畢有五俟斤曰阿悉結闕  
俟斤哥舒闕俟斤拔塞幹噉沙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哥舒處  
半俟斤而胡祿噉闕賀魯塔也阿悉結闕俟斤最盛疆勝兵至數  
十萬以啞運爲莫賀咄葉護遂寇廷州敗數縣殺掠數千人去詔  
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  
總管右武衛將軍高德逸右武衛將軍薩孤吳仁副之發府兵三  
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  
理有變通也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  
滅之遷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牽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  
魯而處蜜處木昆等亦各欲自免若留不進彼與賀魯復合矣今  
雖嚴冬風勁兵苦餒墮又不可久留費邊糧使賊得堅黨附餘死  
期也請寬處月處蜜等罪專誅賀魯除禍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  
願發射脾處月處蜜契苾等兵齋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  
上爲之景助此驅戎狄攻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胡騎  
出前唐兵躡後賀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略之  
處月朱邪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  
里斬孤注上首九千級虜其帥六十不如弘義所計永徽四年罷  
瑤池都督府卽處月置金滿州又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  
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將進討是歲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  
請討賀魯自效爲賀魯所拒不得前明年知節擊歌邏祿處月斬  
千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擊處木昆城拔之斬馘三萬前軍蘇  
定方擊賀魯別帳鼠尼施于鷹娑川斬首虜獲馬甚衆賊棄鎧仗



彌野會副總管王文度不肯戰降怛篤城取其財屠之知節不能  
制顯慶初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率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  
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閏等窮討詔右屯衛  
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爲流沙道安撫  
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嫩獨祿等萬餘帳迎降定方以精騎至曳  
陁河西擊處木昆破之賀魯舉十姓兵十萬騎來拒定方以萬人  
當之虜見兵少以騎繞唐軍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稍外注自以騎  
陣於北賀魯先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虜大潰追  
奔數十里俘斬三萬人殺其大酋都搭達干等二百人明日躡北  
五弩失畢皆降五咄陸聞賀魯敗趨南道降步真定方命嗣業婆  
閏趨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降兵踵後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  
方曰今霽晦風冽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虞可也緩則遠矣省日  
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  
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陣而行抵金牙山賀魯衆適獵定方兵  
縱破其牙俘數萬人獲鼓纛器械賀魯跳度伊麗水嗣業次于泉  
彌射至伊麗處月處蜜諸部皆下次雙河賀魯先以步失達干據  
柵戰彌射攻之潰定方追賀魯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啞運將  
奔鼠耨設至石國蘇咄城馬不進衆飢齎寶入城且市馬城主伊  
涅達干迎之旣入拘送石國會彌射子元爽與嗣業兵至取之乃  
悉散諸部兵開道置驛收露齒問人疾苦賀魯所掠悉還之民西  
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亾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天降怒罰  
尚何道且聞漢法殺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也帝  
曰先帝賜賀魯二千帳主之今罪人旣得獻昭陵其可乎許敬宗  
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



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賀魯已滅裂其地爲州縣以處諸部木昆部爲匭延都督府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爲嗚鹿都督府突騎施阿利施部爲絜山都督府胡祿屋闕部爲鹽泊都督府攝舍提曠部爲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半部爲鷹娑都督府又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竝隸安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亾可汗兼驃騎大將軍崑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汗兼驃騎大將軍濛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十萬以光祿卿盧承慶持冊命之賀魯死詔葬頡利冢旁紀其槩於石

阿史那彌射亦室點蜜可汗五世孫世爲莫賀咄葉護貞觀中遣使者持節立彌射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族兄步真謀殺彌射欲自立彌射不能國卽舉所部處月處蜜等入朝拜右監門衛大將軍而步真遂自爲咄陸葉護衆不厭去之亦與族人來朝拜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帝征高麗有功封平壤縣伯遷右武衛大將軍及平賀魯乃與步真皆爲可汗得補所部刺史以下是歲彌射擊真珠葉護於雙河斬之殺闕曠二人彌射步真無綏御材下多怨於是思結都曼率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叛擊破于闐詔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之都曼兵保馬頭川五年定方傳其城擊降之龍朔二年彌射步真以兵從颶海道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怨彌射且欲并其部乃誣以謀反海政不能察卽集軍吏計議先發誅之因稱詔發所齎賜可汗首領彌射以麾下至悉收斬之其部鼠尼施拔塞幹叛走海政追平之步真死乾封時咸亨二年以西突厥部酋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匭延都督以安輯其衆儀鳳中都支自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吏



部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卽詔行儉冊送波斯王子并安撫大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率子弟上謁遂禽之召執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匄以歸調露元年也西姓自是益衰其後二部人日離散遂擢彌射子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步真子步利設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盡襲父所領及可汗號元慶累拜鎮國大將軍行左威衛大將軍武后擅命率諸蕃長請賜睿宗氏曰武更號斛瑟羅曰竭忠事主可汗長壽中元慶坐謁皇嗣爲來後臣所誣要斬流其子獻于振州其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倭子爲可汗與吐蕃寇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與戰冷泉大領谷破之碎葉鎮守使韓思忠又破泥孰俟斤及突厥施質汗胡祿等因拔吐蕃泥孰沒斯城聖曆二年以斛瑟羅爲左衛大將軍兼平西軍大總管令撫鎮國人是時烏質勒兵張甚斛瑟羅不敢歸與其部人六七萬內遷死長安擢子懷道爲右武衛將軍長安中以阿史那獻爲右驍衛大將軍襲興昔亾可汗安撫招慰十姓大使北廷大都護四年以懷道爲十姓可汗兼濠池都護未幾擢獻積西節度使十姓部落都擔叛獻擊斬之傳首闕下收碎葉以西帳落三萬內屬璽書嘉慰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已內屬爲默啜侵掠以獻爲定遠道大總管與北廷都護湯嘉惠等犄角於是突騎施陰幸邊隙故獻乞益師身入朝玄宗不許詔左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安尉方耕拜突騎施都督車鼻施噉蘇祿爲順國公而突騎施已圍撥換大石城將取四鎮會嘉惠拜安西副大都護卽發三姓葛邏祿兵與獻共擊之帝將詔王惠與相經略宰相臣璟臣頴曰突騎施叛葛邏祿攻之此夷狄自相殘非朝廷出也大者傷小者滅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撫慰不可參以兵事乃止獻終



以娑葛彊很不能制亦歸死長安突騎施吐火仙之敗始以懷道  
子昕爲十姓可汗開府儀同三司濠池都護冊其妻涼國夫人李  
爲交河公主遣兵護送昕至碎葉西俱蘭城爲突騎施莫賀達干  
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亾歸授左領軍衛員外將軍西突厥  
遂亾

突騎施烏質勒西突厥別部也自賀魯破滅二部可汗皆先入侍  
虜無的君烏質勒隸斛瑟羅爲莫賀達干斛瑟羅政殘衆不悅而  
烏質勒能撫下有威信諸胡順附帳落浸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  
各七千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卽徙其牙居之謂碎葉川爲大  
牙弓月城伊麗水爲小牙其地東隣北突厥西諸胡東直西廷州  
盡并斛瑟羅地聖曆二年遣子遮弩來朝武后厚加尉撫神龍中  
封懷德郡王是歲烏質勒死其子盭鹿州都督娑葛爲左驍衛大  
將軍襲封爵是時勝兵三十萬詔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持節冊  
命賜宮人四景龍中遣使者入謝中宗爲御前殿列萬騎羽林二  
仗引見勞賜俄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兵相加暴娑葛訟忠節罪  
請內之京師忠節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導吐蕃  
擊娑葛以報楚客方專國卽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經制嘉賓  
與忠節書疏反復娑葛邏得之遂殺嘉賓使弟遮弩率兵盜塞安  
西都護牛師獎與戰火燒城師獎敗死之表索楚客頭以徇大都  
護郭元振表娑葛狀直當見赦詔許西土遂定旣而與遮弩分治  
其部遮弩恨衆少叛歸默啜請爲鄉導反攻其兄默啜畱遮弩自  
以兵二萬擊娑葛禽之默啜歸語遮弩曰汝兄弟不相協能盡心  
事我乎兩殺之

突厥施別種車鼻施啜蘇祿者裒拾餘衆自爲可汗蘇祿善撫循



其下部種稍合衆至二十萬於是復雄西域開元五年始來朝授  
右武衛大將軍突騎施都督却所獻不受以武衛中郎將王惠持  
節拜蘇祿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賜錦袍鈿帶魚袋七事爲金方  
道經略大使然詭猾不純臣于唐天子羈係之進號忠順可汗其  
後閱一二歲使者納贄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妻之是  
歲突騎施鬻馬於安西使者致公主教於都護杜暹暹怒曰阿史  
那女敢宣教邪答其使不報蘇祿怒陰結吐蕃舉兵掠四鎮圍安  
西城暹方入當國而趙頤貞代爲都護乘城久之出戰又敗蘇祿  
略人畜發困貯徐聞暹已宰相乃引去卽遣首領葉支阿布思來  
朝玄宗召見饗之會東突厥使者亦來與爭長曰突騎施國小且  
突厥臣不宜居上蘇祿使者曰宴乃爲我不可下遂設東西幄而  
蘇祿使者西席乃克宴始蘇祿愛治其人性勤約每戰有所得盡  
以予下故諸族附悅之爲盡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國皆以女妻  
之遂立三國女竝爲可敦以數子爲葉護費日廣而無素儲晚年  
愁窶不聊故鹵獲稍畱不分下始貳矣又病風一支孿不事事於  
是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種人自謂娑葛後者爲  
黃姓蘇祿部爲黑姓更相猜讎俄而莫賀達干都摩支夜攻蘇祿  
殺之都摩支又背達干立蘇祿子吐火仙骨噉爲可汗居碎葉城  
引黑姓可汗介微特勒保怛邏斯城共擊達干帝使磧西節度使  
蓋嘉運和撫突騎施拔汗那西方諸國莫賀達干與嘉運率石王  
莫賀咄吐屯史王斯謹提共擊蘇祿子破之碎葉城吐火仙棄旗  
走禽之并其弟葉護頓阿波疏勒鎮守使夫蒙靈答挾銳兵與拔  
汗那王掩怛邏斯城斬黑姓可汗與其弟撥斯入曳建城收交河  
公主及蘇祿可敦介微可敦而還又料西國散亾數萬人悉與拔



汗那王諸國皆降處木昆訇延闕律啜等諸部皆上書謝曰生於  
荒裔國亂王薨更相攻屠賴天子遣嘉運將兵誅暴拯危願得稽  
首聖顏以部落附安西永爲外臣許之明年擢闕律啜爲右驍衛  
大將軍冊石王爲順義王加拜史王爲特進顯疇其功嘉運俘吐  
火仙骨啜獻太廟天子赦以爲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修義王頓  
阿波爲右武衛員外將軍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領突  
騎施所部莫賀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立昕謂何卽誘諸落  
叛詔嘉運招諭乃率妻子及纛官首領降遂命統其衆後數年復  
以昕爲可汗遣兵護送昕至但蘭城爲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爲  
可汗安西節度使夫蒙靈咎誅斬之以大纛官都摩支闕頡斤爲  
三姓葉護天寶元年突騎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  
伽爲可汗數通使貢十二載黑姓部立登里伊羅蜜施爲可汗亦  
賜詔冊至德後突騎施衰黃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  
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斐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大曆後葛  
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  
及其破滅有特庇勒居焉者城稱葉護餘部保金莎領衆至二十  
萬髮刊鹿狐之後一子曰梵尼曰偃檀傳檀嗣焉乞佛藏

贊曰隋季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  
攻而亾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強控弦者號百萬華  
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其心之謀導之人邊故頡利自以爲彊  
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  
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  
橋騎盞蒙京師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  
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自詩書以來代暴取亂蔑如



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遁情善  
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寢衰當始  
興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亾信有由矣

大古無有也高祖時西與味因選出軍地境類皆歸之敵子  
人之大鄰不致皆去矣其必之若舉亦人變若歸休自以爲盡  
文而山之當此報四夷對中國端而突厥最難對也昔嘗謂百萬華  
贊曰謂季世盡內以文伐主昔羅漢祖亦嘗暴亂天下不益類共  
萬詔嘉運招諭乃率妻子及舊官自領降遂命統其眾後數年復

又其姦賊百計謀亂武蓋香滅蘇葉蕪籍陪補金燕取眾至二十  
數新盈我呂蘇葉川二校燔至甲外外葛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鄰欲也諱示中黑城四四冬斐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蘇  
顯臨無至諫矣突厥滅秦黃黑蘇蘇立百千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休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唐書二百一十六上

唐書二百一十六上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  
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  
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  
秃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偃檀偃檀嗣爲乞佛熾盤所滅  
樊尼孛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爲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  
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羌云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  
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范副相曰論范扈莽各  
一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掣通又有內大相曰曩論  
掣通亦曰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通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  
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掣通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通小整事曰喻  
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尚論掣通突瞿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



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霆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  
山谷常冰地有寒厲中人輒痞促而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  
娑川有城郭廬舍不宥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  
候嚴而牙甚監部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氊韋以  
赭塗面爲好婦人辮髮而紫之其器屈木而韋底或氊爲槃凝麩  
爲盃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飾最上琴瑟金次  
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  
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麩麥蕎麥瑩豆其獸犛牛名  
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爲裘獨峰驢日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  
死葬爲冢墜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  
抉目或剝以皮爲鞭扶之從喜怒無常算其獄窟地深數丈內  
囚千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  
俗重鬼右巫事叛羝爲大神喜浮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  
門參決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貴壯賤弱母拜子  
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  
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拜必手据地爲犬號再揖身止居父  
母喪斷髮黛面墨衣旣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  
驛有急兵驛人臆前加銀鵲甚急鵲益多告寇舉烽其畜牧逐水  
草無常所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其  
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其四  
時以麥熟爲歲首其戲碁六博其樂吹螺擊鼓其君臣自爲友五  
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冢顛樹  
衆木爲祠所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盟  
夜肴諸壇用人馬牛驢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



曰渝盟者有如牲其後有君長曰瘦悉董摩董摩生陀土度陀土  
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贊素論贊  
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為人慷慨才雄常驅野  
馬犛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貞觀八年始遣使  
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弄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  
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  
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  
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亢忝青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党項白  
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金甲且言迎公主謂  
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敗屬羌  
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出當彌  
道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右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出  
闊水道右領軍將軍劉蘭出洮河道並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  
進討進達自松州夜鑿其營斬首千級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  
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  
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辟祿東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  
聘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  
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栢海親迎見道宗執壻禮恭甚見中國服  
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皇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  
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  
之自襁褓屬襲純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  
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  
竝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陳指日凱  
旋雖雁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鵝猶雁也臣謹冶黃金爲鵝以獻其



高七尺中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西域爲  
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俘高宗卽位擢駙  
馬都尉西海郡王弄贊以書詒長孫无忌曰天子初卽位下有  
忠者願勒兵赴國共討之并獻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寶王  
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人與碾磴等諸工詔許永徽初死遣使者  
弔祠無子立其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顯慶三年獻金盞金  
頗羅等復請昏未幾吐谷渾內附祿東贊怨忿率銳兵擊之而吐  
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悉以虛實故吐蕃能破其國慕容諾曷  
鉢與弘化公主引殘落悉涼州詔涼州都督鄭仁泰爲青海道行  
軍大總管率將軍獨孤卿雲等屯涼鄯左武侯大將軍蘇定方爲  
安集大使爲諸將節度以定其亂吐蕃使論仲琮入朝表吐谷渾  
罪帝遣使者譙讓乃使來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許  
會祿東贊死東贊不知書而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爲  
疆國始入朝占對合旨太宗擢拜右衛大將軍以琅邪公主外孫  
妻之祿東贊自言先臣爲聘婦不敢奉詔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  
敢辭帝異其言然欲懷以恩不聽也有子曰欽陵曰贊婆曰悉多  
于曰勃論祿東贊死而兄弟竝當國自是歲入邊盡破有諸羌羈  
縻十二州總章中議徙吐谷渾部于涼州旁南山帝列吐蕃之入  
召宰相姜恪問立本將軍契苾何力等議先擊吐蕃立本曰民飢  
未可以師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極臣恐師到獸竄山伏捕討無所  
得至春復侵吐谷渾臣請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驕之一舉可滅也  
恪曰不然吐谷渾方衰吐蕃負勝以衰氣拒勝兵戰必不亢不救  
則滅臣謂王師亟助之使國幸存後且徐圖可也議不決亦不克  
徙咸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



四鎮竝廢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左衛  
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左衛將軍郭待封自副出討吐蕃并護  
吐谷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爲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  
吐谷渾而盡有其地詔司戎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姜恪爲涼州  
道行軍大總管出討會恪卒班師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  
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  
遠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  
薄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暑罷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  
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目下因人所利而行是  
能久而疆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其主吐蕃  
任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氏又伏擊之而寇我涼州何  
邪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它非所聞帝韙其答然以仲琮非用  
事臣故殺其禮上元二年遣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求與吐谷  
渾脩好帝不聽明年攻鄯廓河芳四州殺略吏及馬牛萬計乃詔  
周王顯爲洮州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  
相王輪爲涼州道行軍元帥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  
嗣業等軍討之二王不克行吐蕃進攻疊州破密恭丹嶺二縣又  
攻扶州敗守將乃高選尚書左僕射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久之  
無功吐蕃與西突厥連兵攻安西復命中書令李敬玄爲洮河道  
行軍大總管西河鎮撫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軌下詔募猛士毋限  
籍役痕負帝自臨遣又敕益州長史李孝逸駕州都督拓王奉益  
發劔南山南士先戰龍支吐蕃敗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  
審禮戰沒敬玄頓承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領軍將  
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斧其營虜驚自相輜藉而死者甚衆



乃引去敬玄僅脫帝既儒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擐甲履軍往者滅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內侵盍爲我謀中書舍人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恒卽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使大臣來告喪帝遣使者往會葬明年贊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與戰湟川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儀擣其營贊婆懼引去遂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乃嚴烽邏開屯田虜謀稍折初劔南度茂州之西築安戎城以迓其鄙俄爲生羌導虜取之以守因并西洱河諸蠻盡臣羊同党項諸羌其地東與松茂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員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弔祠又歸我陳行焉之喪初行焉使虜論欽陵欲拜已歸以兵不爲屈留之十年及是喪還贈睦州刺史贊普復入良非川常之擊走之武后時與蠻夷同朝賀永昌元年詔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副之以討吐蕃兵逗留坐死徙明年復詔文昌右相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兵半道罷又明年大首領曷蘇率貴川部與党項種三十萬降后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率兵二萬迎之次大度水吐蕃禽曷蘇去而它酋咎插又率羌蠻八千自來玄遇卽其部置葉州用咎插爲刺史刻石大度山以紀功是歲又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爲武威道行軍總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



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据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算緡法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竝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煙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懾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於是首領勃論贊與突厥僞可汗阿史那倭子南侵與孝傑戰冷泉敗走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孰沒斯城證聖元年欽陵贊婆攻臨洮孝傑以肅邊道大總管戰素羅汗山虜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遣使者請和約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振曰東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然天子許和得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它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爲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削諸部爲唐邊患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湟川近矣今舍



不爭何哉突厥諸部積漠廣莽去中國遠甚安有爭地萬里外邪  
且四夷唐皆臣并之雖海外地際靡不磨滅吐蕃適獨在者徒以  
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蕃遠侯斤距我裁  
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至是以爲憂也烏海黃河關源阻奧多癘  
毒唐必不能入則弱甲孱將易以爲蕃患故我欲得之非闕諸部  
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狹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  
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斷其右今棄不爲亦無虞  
干我矣青海之役黃仁素約和邊守不戒崔知辯徑俟斤掠我牛  
羊萬計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請元振固言不可許后從之欽陵專  
國久常居中制事諸弟皆領方面兵而贊婆專東境幾三十年爲  
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憚之器弩悉弄既長欲自得國漸不平  
乃與大臣論巖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卽勒兵  
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  
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以所  
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遣羽林飛騎迎勞擢贊婆特進輔國大  
將軍歸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皆賜鐵券禮尉良  
厚贊婆卽領部兵戍河源死贈安西大都護又遣左肅政臺御史  
大夫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總管率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出討  
方虜攻涼州休璟擊之斬首二千級於是論彌薩來朝請和贊普  
自將萬騎攻悉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明年乃獻馬黃金求昏  
而虜南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死于軍諸子爭立國人立棄隸踏贊  
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熱固求昏未  
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建討姚州蠻削吐蕃鄉導詔發劔南募士  
擊之蠻酋以情輸虜殺知古尸以祭天進攻蜀漢詔靈武監軍右



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寯道討擊使率兵擊之虜以鐵組梁濠溝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組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勸功中宗景龍二年還其昏使或言彼來逆公主且習聞華言宐勿遣帝以中國當以信結夷狄不許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贊咄名悉臘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賜錦繒別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帝爲幸始平帳飲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歔歔爲赦始平縣罪死皆免賜民繇賦一年改縣爲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愴別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吐維和而陰銜怒卽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宐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空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正左散騎常侍解琬泣盟帝令姚崇等報書命琬持神龍誓往吐蕃亦遣尚欽藏御史名悉臘獻載辭未及定空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人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辟訥爲隴右防禦使與王駿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駿等戰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慮二十萬又戰長子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乘之虜大敗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詔紫微舍人倪若水臨按軍實戰功且弔祭戰亡士敕州縣并瘞吐蕃露齒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旣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遣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慰安公主然小小人犯邊無閑歲於是郭知運王君奭相繼節度隴右河西以扞之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戰死士且請和然恃盛彊求與天子敵國語悖傲



使者至臨洮詔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脩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言孝和皇帝嘗賜盟是時唐宰相豆盧欽望魏元忠李嶠紀處訥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脩睦如舊然唐宰相在誓刻者皆歿今宰相不及前約故須再盟比使論乞力等前後七輩往未蒙開許且張玄表李知古將兵侵暴甥國故違誓而戰今舅許滿貸前惡歸於大和甥既堅定然不重盟爲未信要待新誓也甥自總國事不牽于下欲使百姓久安舅雖及和而意不專於言何益又言舅責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往者疆場自白水皆爲閑壤昨郭將軍屯兵而城之故甥亦城假令二國和以迎送有不通因以守境又疑與突厥骨咄祿善者舊與通聘卽日舅甥如初不與交矣因奉寶瓶柸以獻帝謂昔已和親有成言尋

前盟可矣不許復誓禮其使而遣且厚賜贊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詒書北廷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惶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始勃律王來朝父事帝還國置綏遠軍以扞吐蕃故歲常戰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國我假道攻四鎮爾及是累歲不出兵於是隴右節度使王君奭請深入取償十二年破吐蕃獻俘後二年悉諾邏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鄉聚王君奭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吐蕃皸凍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奭豫遣謀出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所牧馬死過半君奭率秦川都督張景順約齋窳躡出青海西方冰合師乘而度于時虜已踰大非山留輜重疲弱濱海君奭縱兵俘



以旋時中書令張說以吐蕃出入數十年勝負略相當甘涼河鄯  
之人奉調發困甚願聽其和帝方寵君奭不聽未幾悉諾邏恭祿  
燭龍莽布支入陷瓜州毀其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奭父遂攻玉  
門軍圍常樂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護趙頤貞擊却之會君奭爲  
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  
珪瓜州刺史復城之嵩縱反間殺悉諾邏恭祿明年大將悉未朗  
攻瓜州守珪擊走之鄯州都督張志亮又戰青海西破大莫門城  
焚橐它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  
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敗慟而走山又明年守珪率伊沙等州  
兵破虜大同軍又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卽之置振武軍獻  
俘於廟帝以書賜將軍裴旻曰敢有掩戰功不及賞者士自陳將  
史皆斬戰有逗留舉隊如軍法能禽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  
奮吐蕃令曩骨委書塞下言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以贊普命  
謝都督刺史二國有舅甥好昨彌不弄羌項交構二國故失懽  
此不聽唐亦不應聽都督遣腹心吏與曩骨還議盟事曩骨猶千  
牛官也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竝言約和使帝曰贊普向上書悖  
慢朕必滅之毋議和惟明曰晉贊普幼是必邊將好功之人爲之  
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隱盜財利詐功級希陛  
下過賞以甘心焉今河西隴右貲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  
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張元  
方往聘以書賜公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因悉出貞  
觀以來書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名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言甥先  
帝舅顯親也曩爲張玄表李知古交鬪遂成大釁甥以文成金城  
公主敢失禮乎特以冲幼枉爲邊將讒亂如蒙澄亮死且萬足千



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怪寶使者至帝御前殿列羽林仗內之悉  
臘略通華文既宴與語禮甚厚賜紫服金魚悉臘受服辭魚曰國  
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崔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  
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  
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敕祕書寫賜并遣工部尚  
書李昂往聘賜物萬計吐蕃遣使謝且言唐吐蕃皆大國今約和  
爲久長計恐邊吏有妄意者請以使人對相曉敕令昭然具知帝  
又令金吾將軍李佺監赤嶺樹碑詔張守珪與將軍李行禕吐蕃  
使者莽布支分諭劔南河西州縣曰自今二國和好無相侵暴乃  
使悉諾勃海納貢并以幣器徧遺執政明年上寶器數百具制治  
詭殊詔置提象門示羣臣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喻令  
罷兵不聽卒殘其國於是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疆  
畔皆樹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  
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皆信脫  
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卽共刑白犬盟而後悉撤障壁  
虜畜牧被野明年廉史孫誨奏事妄言虜無備可取也帝采之詔  
內豎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徼幸至涼州因共矯詔詔希逸發  
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不貲乞力徐遁走吐蕃恚不朝二十六  
年大入河西希逸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拔新城更號威戎  
軍希逸顧失信悒悒悵恨召拜河南尹旣而與惠琮俱見犬崇疑  
而死誨亦及它誅蕭昺代爲河西節度留後杜希望隴右節度留  
後王昱劔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希望發鄯州兵奪虜河  
橋竝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劔南兵入攻安  
戎城築二小壘左右之兵次蓬婆嶺輸劔南粟餉軍吐蕃悉銳來



救昱大敗小壘皆沒士死凡數萬昱貪妄非將選故敗貶死高要  
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詔臨洮朔方分援虜絕臨洮道白水軍  
使高東于拒守虜引去吳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兔舞大破吐  
蕃昱之敗以張宥代節度劔南以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宥文吏  
不知兵委事兼瓊兼瓊因得入奏天子果其議拔兼瓊代宥節度  
兼瓊謀誘吐蕃安戎城主爲應導官軍入盡殺虜戍以監察御史  
許遠守之吐蕃圍安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湧虜驚引去復攻維州  
不得志詔乃改安戎曰平戎云是歲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發哀吐  
蕃使者朝因請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抵河源軍西  
入長寧橋安仁軍渾心炳騎將藏希液以銳兵五千破之吐蕃又  
襲廓州敗一縣屠吏心收振武軍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天寶元  
年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破虜大嶺軍戰青海破莽布支斬首三  
萬級明年破洪濟城戰石堡不克副將諸葛訓死之又明年惟明  
破虜獻俘京師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  
又禽其相兀論樣郭十載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俘大酋以獻是時  
吐蕃與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劔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  
自言破蠻衆六萬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  
濟大莫門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寶十二載於是置神策  
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蘇毗  
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疆部也是歲贊普乞黎  
蘇籠臘贊死子掌悉籠臘贊嗣遣使者脩好詔京兆少尹崔光遠  
持節齎冊弔祠還而安祿山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潼關而諸  
將各以所鎮兵討難始號行營邊候空虚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至  
德初取嵩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



脩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內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謫姑務紓患乃詔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城渭等州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進圍涇州入之降刺史高暉又破邠州入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東略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蓋屋西破之又戰終南日將走代宗幸陝子儀退趨商州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遁棲山谷亂兵因相攘鈔道路梗閉光祿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藍田選二百騎度澶或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大震會少將王甫與惡少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吐蕃退圍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拒守鎮西節度使馬璘以千騎戰卻之吐蕃屯原會成渭間自如也是歲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籠城明年還使人李之芳等劔南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志誠任敷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白孝德郭希嬰壘守乃入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擣其營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取四將吐蕃引去是時嚴武拔鹽州又戰西山取其衆八萬虜圍涼州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犯邊吐蕃大酋尚結息贊摩尚息東贊等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充任敷以兵略鳳翔蓋屋於是京師



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進孫守亮屯奉天詔子儀以河中兵屯涇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蓋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辟易日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譟士還無一矢著身者明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死凡三日虜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卽夜斫其營斬千餘級生禽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它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鑿垣亡去者十八詔中人戶都門不能止吐蕃游騎四百略武功鎮西節度使馬璘使健士五十擊之殲士氣益奮虜徙營九變之陰掠醴泉居人數萬焚室廬田皆赤地周智光與虜戰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復與回紇合還攻奉天抵馬嵬任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殘同州於是城中渭橋鄠以屯兵會懷恩死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儀請擊吐蕃自效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

馬璘以兵屯蓋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大驚辟易日進挾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譟士還無一矢著身者明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死凡三日虜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卽夜斫其營斬千餘級生禽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它幟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擾鑿垣亡去者十八詔中人戶都門不能止吐蕃游騎四百略武功鎮西節度使馬璘使健士五十擊之殲士氣益奮虜徙營九變之陰掠醴泉居人數萬焚室廬田皆赤地周智光與虜戰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復與回紇合還攻奉天抵馬嵬任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殘同州於是城中渭橋鄠以屯兵會懷恩死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詣子儀請擊吐蕃自效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







虜亦使使者入朝於是子儀屯邠州李抱玉屯高壁馬璘屯原州李忠臣屯涇州李忠誠屯鳳翔臧希讓屯渭北備虜之入明年西川節度使崔寧破虜於西山虜攻臨涇隴州次普潤焚掠人畜與抱玉戰義寧破之道涇州璘尾追敗之於百里又明年崔寧破虜故洪節度氏蠻党項等兵斬首萬級禽酋領千人牛羊廩鎧甚衆獻之朝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於是劍南兵合南詔與戰破之禽大籠官論器然又侵坊州取党項牧馬崔寧攻望漢城破之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戰岷州吐蕃走寧破西山三路及邛南兵斬首八千級十三年虜大酋馬重英以四萬騎寇靈州塞漢御史尚書二渠以擾屯田爲朔方畱後常諫光所逐重英殘鹽慶而去乃南合南詔衆二十萬攻茂州略扶文遂侵黎雅時天子已發幽州兵馳拒虜大奔破初虜使數至留不遣所俘虜口悉部送江南德

宗卽位先內靖左鎮顧歲與虜確其亾獲相償欲以德綏懷之遣太常少卿韋倫持節歸其俘五百厚給衣褚切敕邊吏護亭障無輒侵虜地吐蕃始聞未信使者入境乃皆感畏是時乞立贊爲贊普姓戶盧提氏曰我乃有三恨不知天子喪不及弔一也山陵不及賻二也不知舅卽位而發兵攻靈州入扶文侵灌口三也卽發使者隨倫入朝帝又遣倫還蜀俘虜以倫再至歡甚授館作聲樂九日留以論欽明思等五十人從獻方物明年殿中少監崔漢衡往使贊普狼曰我與唐舅甥國詔書乃用臣禮卑我又請雲州西盡賀蘭山爲吐蕃境邀漢衡奏天子乃遣入蕃使判官常魯與論悉諾羅入朝道贊普語且引景龍詔書曰唐使至甥先與盟蕃使至舅亦將親盟贊普曰其禮本均帝許之以獻爲進賜爲寄領取爲領之以前宰相楊炎不通故事爲解并約地於賀蘭其大相尚



悉結嗜殺人以劔南之敗未報不助和議次相尚結贊有謀固請  
休息邊人贊普卒用結贊爲大相乃講好漢衡與其使區頰贊偕  
來約盟境上拜漢衡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爲計會使與結  
贊約且告隴右節度使張鑑同盟澤與結贊約盟清水以牛馬爲  
牲鑑欲末其禮乃給結贊曰唐非牛不田蕃非馬不戰請用犬豕  
羊結贊聽諾將盟乃除地爲壇約二國各以二千士列壇外穴從  
立壇下鑑與幕府齊映齊抗鴻臚漢衡計會使于頔及澤魯皆朝  
服結贊與論悉頰藏論臧熱論利陀論力徐等對升壇刑牲壇北  
雜其血以進約唐地涇州右盡彈箏峽隴州右極清水鳳州西盡  
同谷劔南盡西山大度水吐蕃守鎮蘭渭原會西臨洮東成州抵  
劔南西磨些諸蠻大度水之西南盡大河北自新泉軍抵大磧南  
極賀蘭橐它嶺其間爲閑田二國所棄戍地毋增兵毋創城堡毋  
耕邊田旣盟請鑑詣壇西南隅浮屠幄爲誓於是升壇大享獻酬  
乃還帝命宰相尚書與虜使者盟長安而清水之約疆場不定復  
令漢衡決於贊普乃克盟於是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崔寧工部  
尚書喬琳御史大夫于頔太府卿張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  
李昌夔京兆尹王翊金吾衛大將軍渾瑊與區頰贊等同盟京城  
之右郊禮如清水前二月告廟齊三日關播跪讀載書已盟乃大  
享詔左僕射李揆爲人蕃會盟使還區頰贊等朱泚之亂吐蕃請  
助討賊詔右散騎常侍于頔持節慰撫太常少卿沈房爲安西北  
廷宣慰使以報之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於武亭川初與  
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畀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  
求地天子薄其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爲  
怨貞元二年詔倉部郎中趙建往使而虜已犯涇隴邠寧掠人畜



敗田稼內州皆閉壁游騎至好時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神策將李昇曇等屯咸陽河中渾瑊華州駱元光援之以左監門將軍康成使焉尚結贊屯上砦原亦令使論乞陀來請盟鳳翔李晟遣部將王佖以銳兵三千夜入汧陽明日薄其中軍虜驚潰走結贊僅自脫虜衆二萬侵鳳翔李晟擊卻之因襲破摧沙堡燒儲膾斬守者吐蕃攻鹽夏刺史杜彥光拓拔乾暉不能守悉其衆南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詔駱元光經略鹽夏三年命左庶子崔澣李錡踵使結贊得鹽夏皆戍以兵乃自屯鳴沙然饋餉數困於是駱元光韓游瓌濱塞而屯馬燧次石州跨河相倚角結贊大懼屢請盟天子不許卽以貴將論頰熟厚賂乞和於燧燧以爲情身人見天子諸將以燧人皆守壁不戰結贊遽還走馬多死士不能步有飢色澣始至鳴沙傳詔讓結贊破約陷鹽

夏對曰本以武亭功未償乃來又侯碑什疆場不明故行境上涇州乘城自保鳳翔李令不納吾使雖康成等來皆不能致委曲我日望大臣而卒無至者我故引還鹽夏守將懼吾衆以城丐我非我敢攻也若天子復許盟虜之願也唯所命當以鹽夏還唐又言清水盟大臣少故約易壞請悉遣宰相元帥二十一人會盟并言靈鹽節度使杜希全涇原節度使李觀外蕃所信請王盟帝復使澣服結贊曰希全守靈州有分地不可以越境觀旣徙官以渾瑊爲盟會使約五月盟清水使先效二州以驗虜信結贊辭清水非古地請會原州之土梨樹乃歸二州天子從之瑊來受命拜漢衛兵部尚書以副瑊瑊率師二萬待期詔駱元光助之宰相議所盟地左神策將馬有鄰建言土梨樹林叢巖阻兵易詭伏不如平涼夷漫坦直且近涇緩急可保也乃定盟平涼瑊約結贊主客均以



兵三千至壇外誕從四百叩壇以游軍交邏相入將盟結贊伏精  
騎三萬于西縱邏騎出入城軍城將梁奉貞亦隸馬入虜軍營陰  
執之而城不知也客請城等具冠劍皆就幄更衣從容肆虜忽  
三伐鼓衆譟而興城不知所出走幄後得馬不銜而馳十里始得  
銜虜追矢若雨不傷也至元光營乃脫裨將辛榮兵數百據北阜  
與虜戰矢盡乃降判官韓弇監軍宋鳳朝死之漢衡與判官鄭叔  
矩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列將扶餘準馬寧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  
范澄馬弇中人劉延邕俱文珍李朝清等六十人皆被執士死者  
五百生獲者千餘人漢衡與虜曰我崔尚書也結贊與我善若殺  
我結贊亦殺若乃不死人負一木以繩三約之係其髮驅之夜則  
杙地繫而什蒙以芻守者寢其上始結贊將劫希全觀急以銳兵  
直趣京師既不克又欲禽城等檮虛入寇其謀本然既引去至故

原州坐帳中見漢衡等慢言渾城戰武功我力也許裂地償我而  
自食其言吾既作金枷將必得城以見贊普乃今失之徒致公等  
無益也當使人歸報初漢衡遇亂從史呂溫身蔽兵溫傷而漢衡  
脫虜人嘉其義厚給養之結贊屯石門以俱文珍馬寧馬弇歸唐  
而囚漢衡叔矩河州辛榮廓州扶餘準鄯州帝猶使中人齎詔書  
賜結贊拒不受虜成鹽夏涉春疫大興皆思歸結贊以騎三千迎  
之火二州廬全頽乳堞而去杜希全分兵保之帝哀漢衡等陷辱  
下詔賜其子七品官叔矩泌弇日華榮志信澄良賁演明一子八  
品官袁同直而下一子九品官以決勝軍使唐良臣屯潘原神策  
將蘇太平屯隴州結贊召漢衡日華延邕至石門以五騎送境上  
遣使者奉表來李觀曰有詔不內吐蕃使者受漢衡等放其使結  
贊以羌渾衆屯潘口傍青石嶺三分其兵趨隴汧陽間連營數十



里中軍距鳳翔一舍詭漢服號邢君牙兵入吳山寶雞焚聚落略  
畜牧丁壯殺老孺斷手剔目乃去李晟嘗廢大木塞安化隘處虜  
過悉焚之詔神策將石季章壁武功良臣移師百里城虜又剽汧  
陽華亭男女萬人以昇羌渾將出塞令東向辭國衆慟哭投塹谷  
死者千數吐蕃又入豐義圍華亭絕汲道守將王仙鶴請救於隴  
州刺史蘇清沔合太平兵赴之虜逆戰太平不勝引還虜日千騎  
四掠隴兵不敢出虜積薪將焚華亭仙鶴以衆降清沔潛兵大象  
龕夜半約城中舉火燭天虜衆驚因襲其營乃去更攻連雲堡飛  
石投市井皆滿爲虛梁絕塹而升守將張昉遠降于虜虜分捕山  
間亾人及牛羊率萬計涇隴邠之民蕩然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  
俘但賀賊出塞而已連雲堡涇要地也三垂峭絕北据高虜所進  
退候火易通既失之城下卽虜境每莩稼必陳兵于野故多失時

是歲三州不宿麥虜數千騎犯長武城城使韓全義拒之韓游瓌  
兵不出於是虜安行邠涇間諸屯西門皆閉虜治故原州保之帝  
取所獲吐蕃生口不二百徇諸市以安京師四年五月虜三萬騎  
略涇邠寧慶鄜五州之鄙焚吏舍民間係執數萬韓全義以陳許  
兵戰長武無功初吐蕃盜塞畏春夏疾疫嘗以盛秋及是得唐俘  
多厚給產質其孥故盛夏入邊尚悉董星論莽羅等又寇寧州張  
獻甫拒斬裁百級轉剽鄜坊乃去五年韋臯以劔南兵戰臺登殺  
虜將乞臧遮遮悉多楊朱西南少安不三年盡得隴州地久之北  
廷沙陀別部叛吐蕃因是陷北廷都護府安西道絕獨西州人尚  
爲唐守八年寇靈州陷水口塞營田渠發河東振武兵合神策軍  
擊之虜引還又寇涇州掠田軍千人守捉使唐朝臣戰不利山南  
西道節度使嚴震破虜于芳州取黑水壁焚積聚自虜得鹽州塞



防無以障遏而靈武單露鄜坊侵迫寇日以驕數入爲邊患帝復  
詔城之使涇原劔南山南深入窳討分其兵毋令專向東方詔朔  
方河中晉絳邠寧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  
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右神策軍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  
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  
希朝合兵三萬以左神策將軍胡堅右神策將軍張昌爲鹽州行  
營節度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陳城下九年始裁闕二旬訖  
功而虜兵不出遂以兼御史大夫紇于遂與兼中丞杜彥光戍之  
當是時韋臯功最多破堡壁五十餘所敗其南道元帥論莽熱沒  
籠乞悉莧又與南詔破之于神川于鐵橋臯俘馘三萬降首領論  
乞髡湯沒藏悉諾碑十二年寇慶州及華池殺略吏人是歲尚結  
贊死明年贊普死其子足之前立邢君牙築永信城于隴州以備

虜虜使者農桑咎來請脩好朝廷以其無信不受韋臯取新城虜  
治劔山馬嶺進寇臺登雋州刺史曹高仕擊卻之禽籠官斬級三  
百獲馬糧械數千十四年韓全義破虜于鹽州十六年靈州破虜  
于烏蘭橋韋臯拔末恭顛二城十七年寇鹽州陷麟州殺刺史郭  
鋒湮隍陞陟係居人掠党項諸部屯橫槽烽虜將徐舍人者語俘  
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家祖以兵尊王室不  
克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也顛不能自  
拔耳陰使延素夜逸又言吾按邊求資糧至麟而守者無備遂入  
之知郭使君勲臣家欲安全之不幸死亂兵語方已會飛鳥使至  
召其軍還遂引去飛鳥猶傳騎也韋臯出西山與虜戰破之雅州  
籠官馬定德本虜之知兵有策慮者周知山川險易每用兵常馳  
驛計議授諸將以行比年寇黎雋臯常折其兵定德畏得罪遂來



降因定昆明諸蠻吐蕃以下屢叛大侵靈州時臯圍維州贊普使  
論莽熱沒籠乞悉葩兼松州五道節度兵馬都統羣牧大使引兵  
十萬援維州臯率南詔兵薄險設伏以待纔使千人嘗敵乞悉葩  
見兵寡悉眾追墮伏中兵四合急擊遂禽之獻京師明年吐蕃使  
者論頰熱復來右龍武大將軍辟伾往報二十年贊普死遣工部  
侍郎張薦弔祠其弟嗣立再使使者入朝順宗立以左金吾衛將  
軍田景度庫部員外郎熊執易持節往使永貞元年論乞縷勃藏  
歸金幣馬牛助崇陵有詔陳太極廷中憲宗初遣使者脩好且還  
其俘又以使告順宗喪吐蕃亦以論勃藏來後其年來朝然以五  
萬騎入振武拂鶻泉萬騎至豐州大石谷鈔回鶻還國者五年以  
祠部郎中徐復往使并賜鉢闍布書鉢闍布者虜浮屠豫國事者  
也亦曰鉢擊連復至鄯州擅還其副李逢致命贊普復坐貶虜以

論思邪熱入謝且歸鄯叔矩路泌之柩因言願歸秦原安樂州詔  
宰相杜祐等與議中書論思邪熱拜于廷祐答拜堂上復以鴻臚  
少卿李錡丹王府長史吳暈報之自是朝貢歲入又欵隴州塞丐  
互市詔可十二年贊普死使者論乞髻來以右衛將軍烏重玘殿  
中侍御史段鈞弔祭之可黎可足立為贊普重玘以扶餘準李驂  
偕歸準東明人本朔方騎將驂隴西人貞元初戰沒于虜者使者  
知不死求之乃得還詔以準為灃王府司馬驂嘉王友吐蕃使論  
矩立藏來朝未出境吐蕃寇宥州與靈州兵戰定遠城虜不勝斬  
首二千級平涼鎮遏使郝玘又破虜兵二萬夏州節度使田緝破  
其眾三千詔留矩立藏等不遣劔南兵拔峨和栖雞城十四年乃  
歸矩立藏等吐蕃節度論二摩宰相尚瑒藏中書令尚綺心兒總  
兵十五萬圍鹽州為飛梯鵝車攻城刺史李文悅拒之城壞輒補



夜襲其營晝出戰破虜萬人積三旬不能拔朔方將史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之解圍去始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請救回鶻踰年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皆以爲不可鼎遣都知兵馬使閻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鼎親吏周沙奴共射殺弓揖讓射沙奴卽死執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諄曰苟毋徙它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以綺心兒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韉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穆宗卽位遣祕書少監田洎往告使者亦來虜引兵入屯靈武靈州兵擊却之又犯青塞烽進寇涇州瀕水而營縣五十里始洎至牙虜欲會盟長武洎舍

糊應之至是顯言洎許我盟我是以來逼涇一舍止詔右軍中尉梁守謙爲左右神策軍京西北行營都監發平合八鎮兵援涇州貶洎郴州司戶叅軍以太府少卿邵同持節爲和好使初夏州田縉哀沓党項怨之導虜入鈔郝玘與戰多殺其衆李光顏又以邠兵至乃引去復遣使者來南略雅州詔方鎮與虜接者講備邊長慶元年開回鶻和親犯清塞堡爲李文悅所逐乃遣使者尚綺力陀思來朝且乞盟詔許之崔植杜元穎王播輔政議欲告廟禮官謂肅宗代宗皆嘗與吐蕃盟不告廟德宗建中之盟將重其約始詔告廟至會平涼不復告殺之也乃止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詔宰相與尚書右僕射韓皋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李絳兵部尚書蕭俛戶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軍



郭縱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京師西郊贊普以盟言約二國無相  
寇讐有禽生問事給服糧歸之詔可大臣豫盟者悉載名於策方  
盟時吐蕃以壯騎屯魯州靈州節度使李進誠與戰大石山破之  
虜遣使者趙國章來且致宰相信幣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  
羅就盟其國敕虜大臣亦列名于策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  
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  
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耄老千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  
軍沒于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  
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豎道回屈虜曰鐵刀城  
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信安王禕張守桂所定封石  
皆什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羸蓋隴右故地也  
曰悶怛盧川直邏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  
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栢坡皆丘墓旁作屋頽塗之繪白虎  
皆虜貴人有戰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悉結  
羅嶺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麋谷就館臧河之北川贊普  
之夏牙也周以槍纍率十步植百長槊中刺大幟為三門相距皆  
百步甲士持門巫祝烏冠虎帶擊鼓凡人者搜索乃進中有高臺  
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冒  
首佩金鏤劍鉢掣連立于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始至給事中論  
悉答熱來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略等樂奏秦王破  
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盟壇廣十步高二  
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上設巨榻鉢掣連  
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于下巴歃血鉢掣連不歃盟畢以浮屠重  
為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元鼎還虜元帥尚瑒藏館



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塏藏語元鼎曰回鶻小國我嘗討之距城三日危破會國有喪乃還非我敵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鶻有功且如約束始安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塏藏默然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犬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塏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塏遺論悉諾息等入謝天子命左衛大

將軍令狐通太僕少卿杜載答之是歲尚綺心兒以兵擊回鶻党項小相尚設塏率衆三萬牧馬木蘭梁比歲使者獻金盃銀咎犀鹿貢犛牛寶曆至大和再遣使者朝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以降劔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仗鎧更遣將虞藏儉据之州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一面崖三涯江虜號無憂城爲西南要扞會牛僧孺當國議還悉怛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貢有玉帶金血獺褐犛牛尾霞氍馬羊橐它贊普立幾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且凶復少恩政益亂開成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熟來朝獻玉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藉鄯鄯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會昌



二年贊普死論贊熱等來告天子命將作監李璟弔祠無子以妃  
絀兄尚延力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國大相結都那  
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尚多何至立絀氏子邪哭而出用  
事者共殺之別將尚恐熱爲落門川討擊使姓未名農力熱猶中  
國號郎也譎詭善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尚婢婢略地  
至渭州與宰相尚與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渾  
羊同兵八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弟殺贊普天  
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耶蘇毗等疑而不戰恐  
熱麾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衆至十餘萬禽思羅縊殺之婢婢  
姓沒盧名贊心牙羊同國人世爲吐蕃貴相寬厚略通書記不喜  
仕贊普疆官之三年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熱自號宰相  
以兵二十萬擊婢婢鼓鼙牛馬橐它聯千餘里至鎮西軍大風雷

電部將震死者十餘人羊馬橐它亦數百恐熱惡之按軍不進婢  
婢聞之厚幣詒書約驪恐熱大喜曰婢婢書生焉知軍事我爲贊  
普當以家居宰相處之於是退營大夏川婢婢遣將厖結心莽羅  
辟呂擊恐熱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  
甚盛兵出關結心僞北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辟呂以伏兵衷擊  
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旣不得志尤猜忍殺戮部  
將岌藏豐贊皆降婢婢厚遇之明年恐熱復攻鄯州婢婢分兵五  
道拒守恐熱保東谷山堅壁不出岌藏繚以重柵斷汲道旬日恐  
熱走薄寒山募散卒稍至得數千人復戰鷓雞山再戰南谷皆大  
敗兵挈仍歲不解大中三年婢婢屯兵河源聞恐熱謀度河急擊  
之爲恐熱所敗婢婢統銳兵扼橋亦不勝焚橋而還恐熱間出雞  
頂嶺關馮碛爲梁攻婢婢至白土嶺敗其將尚鐸羅榻藏進戰聲



牛硤婢婢將燭盧鞏力欲負硤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罷子不從乃辭疾先歸罷子急擊恐熱一戰而死婢糧盡引眾趨甘州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大略鄯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狼藉麾下內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共定其亂保渭州求冊為贊普奉表歸唐宣宗詔太僕卿陸耽持節慰勞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等兵迎援恐熱既至詔尚書左丞李景讓就問所欲恐熱倨夸自大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大事覲得濟此河與唐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收散卒將寇邊會久雨糧絕恐熱還奔廓州於是鳳翔節度使李玘復清水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關得人畜幾萬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詔為威州邠寧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

州鳳翔兵與吐蕃戰隴州斬首五百級是歲河隴高年千餘見闕下天子為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辦易服因詔差賜四道兵錄有勞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藝貸五歲賦溫池委度支權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為給牛種戍者倍其資饗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者關鎮毋何留兵欲墾田與民同初太宗平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磧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候警者幾四十年輪臺伊吾屯出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極道九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劔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羣臣奏言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一卒血一刀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嘗念河湟業未就而殂落今



當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二廟諡號夸顯後世又詔朕姑息民  
其山外諸州須後經營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  
等十一州地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英歸唐一日眾擐甲譟州門  
漢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餘州以  
部校十輩皆操挺內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禦使李丕以開帝  
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羅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爲  
節度使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亾亦獻款秦州刺史高  
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  
林關以延心爲河渭等州都游奕使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歸  
七年北廷回鶻僕固俊擊取西州收諸部鄯州城使張季頤與尚  
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吐蕃餘眾犯邠寧節度使辟弘宗卻之  
會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朝爲右神

武統軍賜第及田命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卒沙州以長史曹  
義金領州務遂授歸義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爲回  
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渾末亦曰唃末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  
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  
千人以唃末自號居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  
勇而馬尤良云

贊曰唐與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廷而後已惟  
吐蕃回鶻號疆雄爲中國患最久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  
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夫虓帥圍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  
節二姓自亾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惟聖人不讓玄宗有逸德  
而拓地太夫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封裂訖二百年不得  
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先自治釋四夷爲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